

《沉默。暗啞。微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沉默。暗啞。微小。》

13位ISBN编号：9789574556830

10位ISBN编号：9574556832

出版时间：2004-8-30

出版社：臺北大田

作者：黃碧雲

页数：2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沉默。暗啞。微小。》

內容概要

黃碧雲小說《沉默。暗啞。微小。》焚燒著命運的轉折，背叛和離棄，很安靜，很慢，很專注，很溫柔。

《沉默。暗啞。微小。》

作者简介

《沉默。暗啞。微小。》

書籍目錄

CONTENTS

004 沉默詛咒

029 暗啞事物

151 微小姿勢

201 【附錄】關於《沉默。暗啞》讀書小劇場的演出

曾經虛假和造作的

我消滅，你還在嗎？

與D先生共舞

精彩短评

- 1、我只是覺得倦，以為睡著了便沒事。
- 2、「當靈魂沈睡的時候，遐想就在耳朵內漫遊。」
- 3、“我只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 4、我吞吐黃碧雲，一口氣，一點也不吞吞吐吐。
- 5、听
- 6、好像看着一个人大喘气的在说话。太不对胃口
- 7、那是一个盛夏。
- 8、我想我看的电子书一定不是完整版的，真抱歉。
- 9、有时候我们那么渺小，但我们却很温柔。
- 10、爱
- 11、文字真是太奇妙了。这样的排列组合形成的湿冷气候，眼花缭乱地看过，并不能让我踏实走脑。不知道视觉与感觉有什么样的连带，不想被说成所谓的故作深沉。可能心里一直以来有些困惑。这里也没有答案。这些字反而遮蔽了困惑成为了新的困惑。三年后只觉得：文字太奇妙了！力量不容小觑。“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文心雕龙” 有风无骨！
- 12、如果命运无可抗拒，比我们的意志大，比我们的存在大，如果不能战胜命运，最起码的只能是，默默承担。
- 13、听电台提起她
- 14、不好读，笔调沉郁枯燥得让我几次觉得用力过度，可转念一想，亦如生活。
- 15、一如既往的黄碧云。
- 16、我說，如果我讀完掉入黑暗夜深沈怎麼辦？你說，那我也讀一遍掉進去把你撈出來。你給我的消暑書，入秋才讀完。現在到你了。
- 17、為什麼我什麼都沒有讀出來，惆悵
- 18、不像小说，倒像是诗。倒是句句都值得思忖一下。“就这样，生活这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 19、重负交给我，承担沉默
- 20、“到後來就一直沒有收到你的電郵。你最後不得不破壞你的承諾。你說：永遠都會回電郵。好像說：永遠有話。我說這是甚么意思。因為你永不愿意承擔沉默。
- 21、命運的意思是，是處境選擇你而不是其他
我會覺得監獄像孤兒院，一定是我那麼老了，還故作天真
- 22、我必須要相信愛，我必須抹去記憶中對你灰暗的成見，愛我吧，不要停。
- 23、請想象一種淤積的惱意，對生活，對感情。
我不覺得黃有無病呻吟。不能體會不代表虛無，妄下論斷就是錯誤。
- 24、中二
- 25、可以安靜聆聽，可以沉默不語，可以打開自己的暴烈與溫柔。世上真有这样的地方？
- 26、非常非常非常好
- 27、說話的生活著，沉默承擔死亡。
- 28、應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也不會再，讀這種類型的書了。這些年來我變得越來越疏離，唯一進步的是假裝投入的能力。我時常覺得靈魂凌駕在上空，寂寂地俯瞰著我歡喜的肉身。沉默是可怕的，沉默是一種審視。
- 29、躲在被窩里看的電子版。都是些不能入戲太深的書。拿女子來比喻，我覺得她的書是烈焰紅唇又有着蒼白臉孔的瘦女孩。
- 30、開始以為是言之無物。後來發現是信息量太大消化不了。
- 31、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 32、很精准
- 33、屬於黃碧雲的私人生活體驗。
- 34、感覺語言有點詭異，難以真正進入。
- 35、停止之前一定一直以某種方向運動著。無論是怎樣的亂，總是以某種碰得頭破血流、旋轉或蝴蝶

《沉默。暗哑。微小。》

飞行的方向运动著。

36、浓烈的个人风格和悲观迷离情绪，世纪末的香港

37、“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38、感受到意识不断跳跃的状态。平静的扑克脸下表达的是生活的喜悲。

人生是戏台而我们是站立的影，欢喜与苦悲，坦然抑或不甘，都是已然形成的轨迹，失去了重塑的机会。

等到理解了游园惊梦的时候，却早已过了游园惊梦的年岁。恍惚之间我们就在不枉此生的念想中度过了一生。

然后安祥的闭着眼。

深夜读完总是容易过分矫情。

39、安静，专注。婉转

40、当所有人都争着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41、命運的意思是，是處境選擇你而不是其他。

42、早过读黄碧云的心境了

43、她的小说就如黑暗房间里的一声咳。这部小说，虽是不如沉默，但文本本身中作者的言说过度。不免沉默的喧嚣。

44、求纸版

45、看了第二次，再过一段时间，记忆又会自动清空的

46、蛮冷静的

47、电子版的不敢说读过 终于看到实体书。已没有前些年那么喜爱 但生活让我有更多体会 縫隙中生存的即是我們。

48、沉默 暗哑 微小

49、黄碧云的书需要细细品味

1、“我从来不希望模仿小说 亦不善预言 生命之中总觉得每走一步 都迷迷糊糊 很努力 但仍不由自主 如果我从此得到自由 自由也必成为我的咒诅 命运的默示使我对未来的生活 心存敬惧 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 无论才华或不 沉默或话 竟都不由自主 是你决定沉默而不是我 我将最后的重担给了你 但不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象 那赚人热泪 那样悲情 ” ----- “ 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 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 又有甚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 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 可能时间可以 意志可以 时间 意志 恐惧 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是虚无缥缈的 所称之为爱情 他和她只是接近接近 终结 因而心生怜悯 恩慈 ” ----- “ 打开一本诚实的书 就会头疼而不得不上 太累了 我实在读不下去 清醒的时候就想睡 应付着工作 千百种的事情的时候 灵魂沉睡 并不清醒 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 生活那么大 可以挤掉任何言语 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关上门 我谦卑之极的伏下来 处境选择了我 并且那么不费力的就赢了我 我在处境之中生活 无法抗拒 因为无法说话 就非常专注 因为黑暗就感觉空间 因为蝴蝶的死亡而有 大鸟在飞 ” -----

2、先是从《温柔与暴烈》开始看的，honey说，“下次你再邮购书的时候，帮我也买一本，我送人。”第二天，我同学聚会，回来的时候，honey说，“我和你商量个事好不好，你能不能不要再看黄碧云。。。”我抬头，“为什么？”这几天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待着，总跑出去。进门的时候一边脱鞋，一边看到honey穿着我说象庸俗男人穿的家居短裤，杵在门口，黑黑的睫毛粘着泪，手里拿着《沉默，暗哑，微小》，“honey，你能不能不要再看黄碧云。。。”既然还要再绝望中活着，为何不能在绝望中寻找安慰。

3、在如此差的境况中，我在读黄碧云。这才开始第一本，只看到一半，看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下去。我不是个常看书的人，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直观、省时的影像。工作的缘故，必须让自己读点儿什么；我将生命中八分之一的时间耗费在上班下班的途中，我认为必须读点儿什么。这本书小轻薄，便携，我随身带着。我必须改变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的阅读习惯，所有的文字都是竖排印刷的。我想我肯定很快看不下去的，家里收藏的港或台版小说没有一本是读完过的，只是因为读了简体版，觉得好，顺手收藏了原版而已。黄碧云的小说没有被引进过，她说的一些话是我们的政府不喜欢的。第一次翻开它是在轻轨站等车的时候，列车到站的时候，我还不舍得合上。倒不是我觉得她的文字美轮美奂，或是她叙述的故事多么地蜿蜒曲折..... 恰巧这一切，她都没有。反而，是有些晦涩难懂的语言。晦涩难懂，是因为她话里有话。多看几页渐渐习惯了她的表达方式，一些沉在杯底的意思渐渐透彻了，但却不轻易见底。我倒不关心她想表达什么，一百个人看同样的句子对其产生的理解能照出一百种不同的生活。我们都是米雪儿。我惊讶于自己被她言中了。每天早上6点30分，闹钟会响起来，铃声设的是麦兜的《大包之歌》，没变过，变了我就醒不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习惯，被吵醒也是一种习惯。梳洗完毕之后七点钟准时从家里出发，转两趟车到达轻轨站。每天都会坐8点06分那班车，踩着上班时间8点半走进办公室。每天都站在第二节车厢的左侧，一是离上车下车的站台近，二是离电视近。有时候连续几天坐在我跟前的都是同一个人。有时候这让我很尴尬。比方说某一次，坐我跟前的一个美女用脚踢了我两下，一边假装咳嗽一边低声说：嗯`嗯`拉链`拉链`她朝我的下半身使眼色，我知道这次糗大了，我拉上说谢谢，但心里在想怎么办，好尴尬。第二天还是同一节车厢左侧，她仍坐在我跟前，直到最后我都不敢正眼看她。经常能在车上遇见同一个朋友。比方说有段时间每天都能碰见一个小学同学，那时她是最要好的朋友，长大后却很少见面。她现在在外资银行工作，刚进银行时是普通的柜员。她比我更熟悉这些列车，每次上车她都往里边儿走，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下一站有很多人下车，你会被挤出去的。她喜欢说她的工作。在不同的圈子生活了十几年，我们能聊的也只有工作。每次说起工作她都是褒贬不一。工作本身她并不喜欢，但收入还算过得去，也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干什么，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外资银行每年有十几天的年假，但却没有年终奖..... 所有的闲谈中我记得最清的是，她经常慨叹工作太辛苦，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太阳了——每天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下班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办公大厦里也没有日夜和季节的区分，白天也开很亮的灯，夏天比较冷因为开很大的冷气，冬天却很闷热。最后一次碰见她，是她说她即将转去市场部工作了，本来不是太情愿，但多想想又觉得不错，可以学东西，弹性工作时间，能看见太阳了..... 之后便没在轻轨上遇见过她。轨道电视以广告和旅游节目为主，每天上班和下班播放的都是同一个节目。有时候看入神了，最精彩的部分到了，列车一到站就立刻转跳到某妇科医院的广告上去了。别指望列车开动后能继续接着刚

才的节目看，反正每个人都会在某一站下车，连续性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可我还没下车呢，这是我最苦恼的事情。“列车即将到站，为了您的安全，请勿靠近车门；请保管好您的行李物品，以免遗失，下一站是聚能ABC李子坝站……”重庆的每个站台都有冠名的，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在想，当初开奥运的时候我们的标语和口号为什么不做成“雕牌北京欢迎你……”“Welcome to Haier China”……列车上还有一个比较难解的口号“乘客，您好。尊老爱幼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请将座位让给老、幼、病、残、弱，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听一个在旅途中认识的朋友说，一次她带一个德国人坐轻轨，德国人听了这句话很是不解，问她：为什么尊老爱幼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也尊老爱幼，全世界的人都尊老爱幼啊。而且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在车上反复地说，不是你们的传统美德吗？好像你们中国人都不知道似的……这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回答，只有沉默。有时候早点儿，坐8点01分那班，我可以慢条斯理地走向电梯口，不用四处张望着哪班电梯先到，哪班电梯会满员不下负二楼直接上去了，或者要不要去等货梯，货梯坐的人少，因为经常从掉下来。我不怕它掉下来，掉的次数多了，也习惯了，不过就是一个失重后弹起的过程，没什么可怕的，恐怖片里演的那种发生不了，吊梯掉不死人。有时坐8点10那班，就有迟到的危险了，这完全取决于等电梯的人数以及坐电梯的技术。抢电梯是一门艺术，生活的艺术，也是生存的技术。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练就了这身本领。其实说到底就一个技巧，千万别站在人群的中间，一定要靠两侧，从旁边侧身插进去。不过这法子不管用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还被冠上稍微有点儿素质的那一类，我得乖乖排队。当然也有插队的，多半是上六楼的。六楼是保险公司的培训总部，每天人山人海，但凡还有张嘴巴的叔叔阿姨，没文凭难找工作的年轻小妹全被招进来培训了。其他楼层的人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文化水平低，素质也就相应低些。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他们插队是因为他们只是头一次来这里做短期培训，不知道这里坐电梯要排队，也没人告诉他们。我刚来的时候还习惯性地站在两侧等。每天上班的途中除了看书，就是睡觉。朋友说你不怕包被偷吗？我不怕，里面没什么值钱的，只要能睡觉，那些钱你都拿去，用钱我买不到时间。今天下班的路上，我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车停了，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旁边是加油站，车已经过终点站很久了……对不起，我发现自己写的不是书评，是今天的日记。

4、自從在圖書館碰巧發現黃碧云的小說之后、就愛上她的文字。覺得、一般情況下、男人的文字深刻、而只有女人的文字才可以那樣的細膩與直接。她就是那樣細膩的直接的把你的大腦顛覆一下。在圖書館借了那本[沉默。暗啞。微小。]之后、忍不住就買了一本。找了兩個小時。跑了四家書店。買到的時候、覺得比撿了錢還要高興。很好、我還是一如既往的喜歡看書。繼續做我的宅女、然后兼職一下文學小青年。這樣也挺好的。城市里的人、在經濟蓬勃的向前狂奔之時、為了不被時代所遺下、卻早已被命運丟棄。上班真辛苦、一個好雇員、每天吃四顆頭痛藥去上班。無論是哪裏、上班時段的地鐵、公車一定都很擠。沒有人說話、那麼多人擠在一起、卻沒有一點聲音。不管在哪個時代、都少不了貧困。工資越多、看到的就越多、欲望越強烈。欲望是彩色的。LVGUCCI勞斯萊斯也是彩色的。人永遠都無法滿足。東西又漲價了、不拼命哪來錢吃飯、等政府養啊。哈哈。所以人們都很拼命。一到上班時間、人好多、好熱鬧。卻像僵尸城、人們無聲的拼著命。以前向往的自由、還有沒有人記得。如果我從此得到自由、自由也比較成為我的詛咒。那些偉大的宣言與志向、也笑一笑就假裝遺忘了。沒有時間考慮、便假裝忘了吧、就是說我長大的。美好的借口。每天的咳嗽是因為空氣污染而不是因為對人類的失望。最后、所有人都沉默了、沒有誰還能說些什麼。生活那麼大、可以擠掉任何語言。任何任何偉大而虛假的事物。[我只是覺得倦、以為睡著了便沒事。]哥哥說他不看這樣的書、他說看完以後會感到生活是一片死水。他看到這本書的只字片語便不願意在讀下去。他是強迫自己樂觀的人、然而我不是。看完以後、的確是一種絕望的心情。始終覺得文字的神奇、用一些字拼湊起來的片段可以讓人絕望、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过了那么久再看黄碧云的书，果然让人痛的要死。

5、是2015年看过的很喜欢的书之一。当时是从图书馆借的书，看完归还后，也曾想买一本来放在自家书柜或床头，却又怕会忍不住时时翻动，耽溺在那种微小的、暗啞的、沉默的绝望和无助里，不可自拔。书名虽写沉默，可书里的三个中篇都是在喃喃地诉说，以一种低啞的、平静的声音，温柔地慢慢地说着，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把多个人物和故事交相重叠，一点点地将香港上班族的卑微和辛酸都倾倒出来。因为太过微小，所以连自怜都变得有些不堪，说到最后终于像自动消音一样的——沉默。然后以沉默应和沉默，以暗啞对照暗啞，以微小衬托微小。于是我们知道，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那面目模糊的一群，分享着多多少少相似的辛酸与无奈。这种隐藏在暴烈里的温柔

、沉沦中的救赎，大概算是黄碧云的特色之一。明明沉默、暗啞与微小，偏偏能入骨三分，一本容易让人走火入魔的书

6、小說還未結集之前，內地雜誌《書城》刊登了《沉默詛咒》。我在酒店床上讀著，眼淚一直淚，後來就咬牙大哭起來。後來在亮麗的酒店房間，溫暖柔軟的睡床上，睡得很甜。如果我們，或前或後都必須走到這個關口，然後言語失去了力量，是因為我們不再需要理解；是因為理解，不會帶來安慰；是因為安慰，最後只是生命的負擔。我們各自承載生命的種種，然後或前或後越過言語，成為沉默的曼陀羅。

7、內地人對於香港作家的認識，仍然帶有局限性。無論是因為在交流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還是人們對於香港作家認識的集中性，人們對香港作家認識的局限，導致了一定程度上對香港文學認識的局限。人們在理解香港文學的時候，恐怕也帶着一定的意識形態，而並非以完全解放的思想姿態。畢竟香港現在還處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而普通人所認識的香港，恐怕也僅僅是一個資本制度表面下商業高度繁榮的香港社會。事實上，世紀末的香港人，已經開始出現了落寞、無奈、絕望的精神狀態，這些在香港文學作品中有一定的表現，就如同為黃碧云的小說做編輯工作的編輯評論的：“這小說的落寞、無奈、絕望，是純香港式的，甚至是世紀末香港的。”而香港社會這樣的精神狀態，恐怕是內地人無法看清楚。在談論到類似於落寞、無奈、絕望的精神狀態時，人們可能隨之聯想到的是後現代性。後現代性是後現代主義的表現。從內容上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源自於工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負面效应的思考與回答，但是通常也會在表面上走向一種極端，即虛無主義。在後現代性的作品中，我們通常能看到較為濃重的虛無、悲觀以及幻滅色彩。黃碧云的中篇小說《暗啞事物》同樣展現了作者在文學上的後現代性。而其後現代性並非是作者主觀的意識狀況，而是源自於作者內心中的悲憫情懷。黃碧云後現代性的出現並非一種偶然，而是在世紀末香港的社會情況下，以描寫罪惡為基礎，悲憫情懷與駭人的人性丑惡交融在一起，所催生出來的。她的後現代性，實際上，是對後現代生活的反抗。有人對這樣的觀點表示否定。反對者認為，在黃碧云的小說中，表現的是一種由各種罪惡連接而成的荒誕、殘忍、粗暴、甚至虛無的世界。同時，黃碧云小說的筆調十分冷靜，將所有的罪惡一一刻畫出來，這就是意識上的殘暴。而黃碧云在年輕時期也受到過父親的虐待，她自己也說，“我成長在一個暴力家庭，有很多暴力事情”發生。因此，她小說中的罪惡，很可能就是一種潛藏的暴力意識傾向，同時是深陷於後現代情緒的表現。黃碧云小說中所描寫的罪惡，真是其思想中潛藏有暴力意識傾向嗎？我看這是對黃碧云小說的一種誤解。試想，懷有暴力傾向思維的一個人，是否會把暴力描寫得冷漠而血腥，從而讓讀者產生畏懼？這是不可能的。按照心理學角度，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會將暴力當做一種必然發生的行為，從而盡力將暴力行為美化。這樣的过程，就如同當年希特勒要求攝影家里芬斯塔尔拍攝紀錄片《意志的勝利》，那麼，希特勒在這部紀錄片的形象中也就必然如同一座神的雕像。而黃碧云在小說中所表現的暴力與罪惡，是用帶着解構的一種姿態，用極為冷靜的筆調一一陳述出罪惡事實，從而展現香港人的精神狀態。因此，黃碧云的小說中，罪惡與其後現代性是相輔相成的。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由罪走向救贖。她的頹廢中暗喻着救贖，而暴烈中又蘊含着溫暖。實際上，黃碧云是以描寫罪惡來描寫整個社會的後現代性，因為罪惡是離她的工作最為接近的一個層面，她離罪惡的距離最接近，也就更熟悉。描寫罪惡不是黃碧云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一種方式。通過這樣的方式，她才能够更完整地穿插她對整個社會後現代性的一種展示。黃碧云的小說中很明顯的後現代性很明顯與她的生活經歷相關。首先她所生活的大背景，是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存在於社會下的人們的精神狀態，在她的身上有一個很集中的體現。黃碧云二十六歲流浪法國、美洲，走到柬埔寨、越南又走過南斯拉夫與科索沃。而在她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作者的一種不歸屬感。而她為什麼流浪？我做一個大膽的猜想，這無非是作者想要從流浪當中減少由不歸屬感而帶來的精神落寞。她是香港社會的一份子，自然也就從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情況下体会到一種精神的不歸屬。在資本主義社會，利益是一個最主要的问题。然而，利益至上作為一種精神貧瘠的标志出現在香港社會時，處於香港社會的人們，生活自然里會出現後現代性的标志。在一個後現代性的社會中，黃碧云無法獲得一種歸屬感。因此，她選擇一種流浪的方式來減輕由不歸屬感帶來的落寞。就如同黃碧云自己所說，“這些年來，我時常四处流連，與家人甚少見面，而且風尘年紀令我與家人漸漸生分。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去了紐約，搬了屋，換了職業，回到香港之類。”可見，香港社會引起了黃碧云的不歸屬感。具體到一點，即是，香港社會的後現代性引起了這樣的不歸屬感。香港社會的後現代性是十分明顯的。是由什麼造成香港社會的後現代性？很大原因恐怕與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相關。有香港議員表示，香港目前最大的社會問題在於貧富差距，同時，香港的貧富差距遠大於內地。貧富差距急需改變，但是這樣的狀況一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良好的解決方式。同時，

年轻人如果没有高学历，那么在香港内就无法获得生存空间。在这样的压力下，这些人群（底层人群、中层人群、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很容易产生绝望情绪。底层人群迫切希望境况得到改善，但是目钱没有彻底地改善方式；中层阶级需要面临的是一群即将踏入社会的高学历精英，同时，在工作的异化中，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性地完成工作；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这群人中又会分离出一部分——学历偏低的年轻人，他们想要获得工作，但是机会往往抢先一步被高学历人群所夺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继续生存，一方面可能会产生类似于阿Q的自我安慰，而另一方面，更容易产生的是对整个社会、整个生活的落寞、绝望。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的后现代性也必然会加重。黄碧云生活在这个后现代性逐步加重的社会中，并且每天都面对着这些人群，那么，自然会深受后现代性的影响。黄碧云的工作是稳定的，我猜想，她应该不会因为工作问题而产生后现代情绪。同时，她在香港大学社会系中的学习经验，也必然能够代给她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因此，在面对着这些人的时候，她所感觉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现象，而是在这些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社会。她的重点，更多的集中在社会问题上，虽然说，她可能并没有一个主观的思维说，“我想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她通过一个近乎赤裸地展现，让人们知道事实的发展状况。能够引起别人注意的，恐怕不是形容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究竟引起了哪些状况。我猜想，黄碧云本身是带有一点后现代情绪的。这些可以从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中看出。黄碧云之所以对香港无法产生归属感，我想原动力在于早年其复杂的家庭生活。黄碧云的母亲是早逝的，父亲是警员。在香港这样一个压力繁重的社会中，一个警员有暴力倾向很正常。黄碧云自己的话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我成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很多暴力事件发生”。我们且不说黄碧云是否在以暴力事件来将自己的家庭妖魔化，但是，按照我们的正常思维，一个生活在暴力阴影下的儿童，在成长后可能有两种发展：一，被暴力漩涡席卷入内，最终成为暴力的一员；二，试图用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改变暴力状况，最通常选择的方式，就是逃离自己的暴力家庭。在暴力阴影下，幼年的黄碧云可能就已经下定决心想要逃离家庭。其中，她也做过一次离家出走，但以失败告终，她的父亲的打得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在没有逃离条件的情况下，幼年黄碧云必然产生一种对家庭的厌倦、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一直笼罩着她，并且将影响今后她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思考，黄碧云从这个曾经被暴力笼罩的家庭逃离出来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逃离行为，而是一种对后现代生活的反抗。她的逃离是为了从后现代生活中养成的情绪习惯中脱离出来，能够理性地看待这样的事件，并且展示给人们看。有人对此持否定，认为逃离是懦弱逃避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她选择逃避，选择沉溺于后现代性情绪，那么，她将不是今日冷静的黄碧云，而是一个被自我情绪困扰着的书写者。因为按照情绪的正常发展，一个沉溺于后现代性的黄碧云，自然会将书写的重心集中在情绪的累积，而不是一种事实的冷峻展现。可见，在黄碧云作品所表现的后现代性中，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对后现代性剥离的理性的思考，甚至带有一种对后现代性的积极反抗。她将所有的一切展示在人们面前，用冷漠的语调，用血淋淋的状态。她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冷静，这与她的职业是相关的。黄碧云拥有香港大学社会系犯罪心理学硕士学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工作实践中，她都应以一个相当冷静、理性的姿态去面对罪恶的发生。而实际上，在黄碧云的潜意识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她或许认为许多罪恶的发生，都多少与香港的后现代性相关。我们在此必须注意的是，黄碧云所提到的罪恶，不仅仅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刑事犯罪，而是更广义地延伸到基督教义中的人类原罪观点。所以，黄碧云用冷静的语调向人们陈述这样的事实，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在香港浮华的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罪恶。而这样的一种近乎赤裸地展示，只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在观看的过程中，蓦地生出一种恐惧感，从而拒绝罪恶的发生。这是实际上也与破碎美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处。如同韩国导演金基德在拍摄电影时，体现人类残酷用尽一切手段，而最终目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无非是要保护人类所拥有的善良与美德。黄碧云的出发点或许没有这么高——如同金基德一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觉到，黄碧云在小说中的罪恶展示，是一个引导罪恶走向救赎的过程。也如前文所提到的，向人们警示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并非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是什么，而是把一系列由问题带来的结果直接给他们看。这就好比在紧张的战场上要射下一个人，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射中他的马，因为这样直达重心。而黄碧云，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猎手。

章节试读

1、《沉默。暗哑。微小。》的笔记-第1页

"到后来就一直没有收到你的电邮。你最后不得不破坏你的诺言。

你说，永远都会回电邮。好像在说：永远有话。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永不愿意承担沉默。

到最后沉默的重担还是给了你。沉默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想我应该很快乐。那个晚上我快乐的睡不着觉。"

2、《沉默。暗哑。微小。》的笔记-全

沉默·暗哑·微小

到后来就一直没有收到你的电邮。你最后不得不破坏你的承诺。

你说：永远都会回电邮。好像说：永远有话。

我说这是甚么意思。因为你永不愿意承担沉默。

到后来沉默的重担还是给了你。沉默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想我应该很快乐。那个晚上我快乐得睡不着觉。

来暑期学习的小男生问我：到底保密的责任有多高？当事人的案件可不可以说？如果我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去问师兄师姐，案情我可不可以说？跟朋友可不可以谈我的工作？我说，这看你对操守的要求有多高。这是个对操守要求很严格的行业。我个人就甚么都不说，所以已经很少见朋友。我每天只有工作，对著都是当事人和他们的案件，我生活里没有其他的内容，但这些甚么都不能说，结果就没甚么好说，到后来下了班就甚么人都不想见，甚么话都不想说。

你看看《事务律师专业守则》第八章：保密。

因为我甚么都没有说，我来到了一个，黑暗房间。

在很多很多个冷飕飕的房间我听到了很多，用纸笔记著。钢笔刮著纸上索索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听到我自己的问题，陌生的心灵非常接近。

在一个细小空间与陌生心灵接近的时候就想起你。

所以每次都觉得当事人真像你。

怎么会呢，他们是那么的不同，相同的同是为人所离弃。

我会觉得监狱像孤儿院，一定是我那么老了，还故作天真。

我停止。其实是不得不停止。

命运的意思是，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

停止之前一定一直以某种方向运动著。无论是怎样的乱，总是以某种碰得头破血流、旋转或蝴蝶飞行

《沉默。暗哑。微小。》

的方向运动著。这样我理解希望。希望又时常与年轻有关。

「由此进入了沉默。」她说。我便想像这个沉默空间的进口。不同的人生命来到了不得不停止的一点，运动的继续运动，以其盲目、无所以、不断重复就以为坚持的方式继续运动，无视那些离开的人：方向那么吵闹，他们无法再听到静默的声音。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自从他进了监狱以后，他就不再听我的电话。我不介意被离弃。本来不是你离弃人便是人离弃你，不是那么复杂的一回事。

后来我想，或许必然如此。他和他和她们运动著、希望著：还有那么多不公义，有贫穷国家有永远吃不饱的小孩，有世界银行有核电厂有水坝。我是那么讨人厌的说：我多么羡慕你们还可以相信。

无法相信，就必然来到这个沉默空间的进口。

但不同的人来到这个进口，但不曾相遇。

因为各种原因，各自承担沉默。

我想像她困顿的姿势，无论她如何尝试抬头微笑，她所有的皱纹与下垂的重量都出卖她；她无法再踏出一步。於是她将钢笔套上。

「我梦到我曾经迷恋的人。他已经很老很老了。他要小便，我便将他翻过身来，将他的性器拿出来，给他小便。」我说，「哦，老的老，死的死。」她眨著她的小眼睛。（不知甚么时候，眼睛就不胜负荷的小了。）

甚至没有说再见。她从来没有说过离开。她就已经去到那个无人之境。她不需要我，我也无法接近她了。（况且我也不想接近她。）

简单来说，是因为时间和方向。及所有的停止。

关上门，在那个黑暗房间。

我曾经以为最后必会在修道院。（正如我曾经以为有关於命运……）（你可以不必如你想像。你可以战胜给予你的。）（你是你所愿意是的……如果我自私如果我受伤，只因为我选择虚荣或软弱。）（如果你能够伤害我只不过因为我愿意让你伤害我。）（如果我沉默或舞。）（我那么坚持於……执著於……疯狗狂追黄昏的影子一样我知你都怕了我。）

也真的在修道院，一个黑暗房间。房间冷飕飕的，只有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墙壁永远是白的。如果整个监狱，或办公室，或医院或警察局的颜色都陈旧，唯独这个房间永远亮白亮白，油漆永远是新的，可能有个犯人或病者或告解者天天在那里在油著洁净的白油漆，唱著歌，相信爱和救赎（那个可能就是）。

请你可不可以将空调调高一些。如果有人说话。我很冷。

我在修道院房间的一边不是另一边。说话的人在另一边。说话的生活著。沉默承担死亡。

《沉默。暗哑。微小。》

那真是个最大最大的秘密。有个叫莎士比亚说的。

去了的人永远不会回来。回来的人说，那里没有甚么，只是很光很光。但后来做医学研究的人说，那只是视觉神经在临终前所产生的光学现象：他们见到的不是他们想像的。

这个秘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你就成为黑暗的同谋者。你再也无法再走出去。

你只有沉默。

- - 但是我见他们都在说当事人的案子。他们都说，律师是最八卦多口的人。小男生有点困惑的说。而每当一个人在批评另外一个人，又或者一个当事人在批评他（她）的另一个律师，我总会制止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不适宜听，我也不适宜做任何评论，请你明白。

我来到黑暗房间的一边，不是另一边：另一边述说忏悔，这一边听。

承受是那么艰难。（细细，你还在么？你还会说话么？你还那么纤幼细密么？）（噢，「老的老，死的死」。）（到她真正懂得《游园惊梦》的时候，她离开游园惊梦的心情与年纪已经很远了。）

开始是一个蜷伏的姿势。我记得那时我在西维尔，某一个假期，应该是一个十月份，星期四放假，星期五是一个本来应该下一个星期放的假期调过来放掉，周末是平日的周末，一共四天假期。同学们都出城外游玩，住欧洲的甚至回了家。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甚么。你应该多点考虑读者。

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甚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死不断气的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眼泪一直流。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的、纵使也是微微放任的，但我不又会骚扰任何人的生活著，没有人要逼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就这样莫名其妙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要么离开。要么改变我自己。

三天之后，我离开那间房间。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当律师吧。人人都说这是个好职业。

每天跟我一样，有起码二百万人七时起床去挤巴士挤地铁上班，我没有权利觉得有甚么不好。

每天准九时到达办公室。如果迟到的话，小跑著回去，每天都小跑著，我练得穿高跟鞋小跑的本事。

也学会听。说的话很少很少，只听。每说一句话都很小心，因为责任重大。

说开始像写。不那么容易。

我开始奇怪声音。为甚么那么容易有那么多话。为甚么谈话都可以变成表演（那么粗劣随便）跟美国人一样做那些叫做「脱口秀」（那个很多人都喜欢的汉堡包国家）。

当所有人都争著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我想我也和以前没两样。他离弃我可能是他发现他从前没发现的。又可能是他觉得我已不是那个无法抗拒伟大事物的女子。（微小事情，何等微小安静。）

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语与历史。

《沉默。暗哑。微小。》

一个人只能够承担一个人。我无法理解而且已经不愿意理解那些必须以言语去解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东帝汶的立国、资本主义到了末期了吗？

来到沉默的黑暗房间，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个空间。
诚实而勇敢的知道：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的。

那么静。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饱受剥削，只不过是因为我每天挤地铁挤到肋骨发痛，而每个月只得到极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当事人的连环夺命急 call 所压逼。
就是那么实在。每天都咳嗽是因为空气污染而不是对人类的失望。

打开一本诚实的书，就会头痛而不得不合上。太累了，我实在读不下去。

清醒的时候就想睡。应付著工作千百种的事情的时候，灵魂沉睡并不清醒。

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关上门。我谦卑之极的伏下来。（哦，我知道。噢。我明白。）处境选择了我并且不那么费力的就赢了我。我在处境之中生活无法抗拒。因为无法说话就非常专注。因为黑暗就感觉空间。因为蝴蝶的死亡而有大鸟在飞。

死亡不那么罗曼蒂克，因为已经很接近。

我听。

听到了我姊无声的微笑。你的远离。听到了轻微的达达的打字声（我写）。陌生灵魂悄悄的接近，鬼一样青青黑黑的，在半昧不明之中，一个一个的靠上来，接近生命之微小事物，孤独的必然与绝对。有个女子在游园。梆子隔几个世纪的文明在记忆之中遥伴。「老的老，死的死。」

（细细：如果你还能够诚实而勇敢的生活。）（如果你还在。）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

每天下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但很多时候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关上电脑关上影印机和冷气机，转头望一下黑沉沉的办公室，电话不再响起，响也没有人会再接听。电梯走廊也是黑灰灰的。叮的一声只有我一个人步进电梯，灰灰黑黑的无声向下沉，我见到水银壁面里我自己灰青黑没有甚么表情的脸孔，和每天早上每一班地车所有挤上班的人的脸孔一样；没有甚么值得有表情的事情发生，最有表情的是广告脸孔，因为那是个虚幻世界。

走出黑灰灰的湾仔街头，对面是垃圾站，扬著我怀疑的臭气，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无法再可以嗅到臭气，只是头脑还半清醒的告诉我：一定很臭。

街道有那么多声音，对街不知甚么地方在十几楼，有一群狗在狂吠，每天如是。

但我觉得很静。我一点甚么都听不见。

内里有耳。只听到静默的声音。

如果我舞，我再也不需要音乐。

「因为很开心，所以忘记了自己有病。」

自从我姊姊割掉声带失去了她的声音以后，她开始写。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她有一块小孩学字用的手写板，医院给她用的。不光是她，因为病房是耳鼻喉科，病人都割掉喉咙，或鼻子，或者食道的某一小段，所以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块手写板。这真是间好房，很静。

伤口痊愈以后，她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写。

「我喉头有一个洞。」她写。我偷来作了一首小诗。

因为声音太多
她喉咙就有一个洞
吸菸的时候插著
他们都说很性感

「还有没有抽菸？」我问。

她笑著摇摇头。怎抽？如果她可以说。

她没话。所以就微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多的微笑。

就像回到她的年轻日子。她是个爱笑的女子。

没了声音她还可以打电话。我另一个姊姊打长途电话给她。我说：你怎么接。她有一个扩音器，按著脸颊可以将声音扩大发出。但她不会说话，也不肯去发声会去学。失掉声带的病人有个志愿组织叫做发声会，一个星期两次教病人发声。我姊去了两次就没去。「发声很辛苦。」她写。所以有扩音器都没用，只会发出一些低音哇哇像青蛙一样的怪声。但她一样拿著话筒和我另一个姊姊讲长途电话。那头问，她就拍打电话，是就一下，不是就两下，不知道就三下，电话密码一样拍拍响。

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说我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后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著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做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喜欢吃甚么就吃甚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上？怎碰？

她拍拍台面，表示：碰。吃胡不用说，将牌翻开就胡了。

《沉默。暗哑。微小。》

再一个姊姊从英国回来看她，她们手拖手的天天出去逛街。姊姊走了以后姊姊就开始病，又入了院。出院以后我上她家看她，她给我看姊姊给姊姊的几封信。姊姊写：我在飞机上一直想著你不知你在做甚么，你睡了觉没有不知痰还多不多，晚上可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下了机转了巴士回家，我想这个时候正是香港的午夜两点，你可能刚睡了。回到家很累我收拾了行李，洗了衣服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就睡了。第二天上学一直忙，到下课的时候收到慧宁的电话知道你又入了医院。好姊姊真是我的不好，天天跟你逛街像我们从前一样就把你弄病了。原来我回到家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你又入了医院，但我已经无法照顾你了。第二封信是几天以后，报告著学校和学生的事情，她写：好姊姊亲爱的好姊姊，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会储钱再回来香港给你庆祝六十岁大寿。我们已经没有了美丽和青春，但我们亲爱的感情还是一样的。信我给我姊的女儿慧宁说了，她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妈咪穿著一件橙色的旗袍庆祝她的六十岁大寿。

再一封信报告家常的小事，她女儿说些甚么做甚么，学生的家长又说些甚么做些甚么等等。

我将信摺上忽然想，原来我不那么样。我两个姊姊只读过中小学，她们也从来不讲艺术甚么甚么的，一个喜欢打麻将，一个会做衣服，喜欢追电视连续剧。

她们写，好像将我写过的小说再写一次。用她们的生活。

如果生活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像一个我写过的小说，不是因为我聪明或有巫灵附身，而只不过我老早跟命运打了个照面。

我知道。我知道这必然发生并将它写下。

我写过一个故事叫做 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 ，那年是一九八七年。那是一个记述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母亲的原型就是我姊姊。那时候我只上个几课跳舞课，觉得没甚么兴趣就停了。

十几年后我姊的死亡如我曾经启示的一样。我不知何故开始很认真的跳舞。

我从来不希望模仿小说，亦不善预言。生命之中总觉得每走一步都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不由自主。

如果我从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为我的咒诅。

命运的默示使我对未来的生活，心存敬惧。（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无论才华或不，沉默或话，竟都不由自主。）（是你决定沉默而不是我。我将最后的重担给了你。）

但不。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像那样赚人热泪，那样悲情。

我姊总是微微笑的。没有了声音以后，她时常微笑。

她得到她要得到的。穷她一生。她要得到的不是静默、智慧或世间的华美富贵。

初老以后，她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我姊骂她，你整理整理自己的身世，你看你，头发白了都不去染掉。她将白发染黑，但仍旧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那时候她刚病，做了电疗，颈都烧焦了，但还可以说话，便解释说：不是同一条裤子，是几条同样的裤子，我天天换。

穿甚么看来是甚么，她无所谓。

上心的是一个男子。死到临头了，男子伤她心的时候她一样喝掉一瓶白兰地哭一个晚上。

与年纪无关。烈性女子已经不再爱美丽，老了萎谢了身上长了癌细胞，所余的日子有限，医生说：说

《沉默。暗哑。微小。》

不定看著吧。她还是个烈性女子。

那个乔治抄史宾路。我死了看他怎么样。她一边哭一边数说著男子。

病了好，好了点又病，病情反反覆覆。

好像预演，重重复复，预演那必要来临的。

使人惊吓动心的死亡，总是带点罗曼蒂克的。那是年轻人经历与想像的死亡。

平常的、每一个人的死亡，没有甚么罗曼蒂克；来来回回，进院出院，「家人都有心理准备，情况很危险」、「可以出院但两个星期后回来复诊」。病久了也不觉其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她写。「去年十二月七日做的手术，到今天已经有六个月。」她数说著日子。

房子是她名下的产业，男子住一个房间，她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各自各住著已经有好多年。她还是非常著意，他出去了，他晚上四时才回来，他吃过了没有。男子每个月交租给她，作家用和零用，不交租的时候她就生气，两个人一起生活都有二十年，还三天五天的大吵小吵。

一天我接到男子的电话，说，你姊姊，电疗失败了，要做手术。他的声音很低沉，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说，哦。甚么时候。

伤口从她的喉咙的一边开到另一边，鸡一样的给割开。

她很痛。男子站在病床旁边，按著我姊姊，逗著她说话，不时问她热不热痛不痛，要不要这要不要那。我另一个姊姊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姊姊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我说，管他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作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甚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是虚无飘渺的所称之为爱情。她和他只是接近。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出了院，再入院又出院又入院。住在家里的的时候我姊姊索性住在客厅。

她得到了她要的空间。男子缩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上网。我姊睡在沙发床上，床尾有她的大电视，床边是她的抽痰机和润喉咙用的蒸气机；她的起居间变成了病房。男子看著电视会出来跟她说两句笑话，

扮**拍掌说话逗她发笑。

一次我上去看我姊，我姊喜孜孜的跟我写：他送了我一件生日礼物。

她满心欢喜的笑著。不是粉红钻戒也不是十打玫瑰甚么的，我姊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面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姊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换。

那真是美丽的厕盆，你姊姊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两个相视微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

《沉默。暗哑。微小。》

我问我姊姊：怎么了，乔治有没有交租给你。她点头说有。又做了口型，大概说：「很准时。」她说话有口型没有声音，她说甚么我猜。

也没再打电话给她。免得拍拍拍拍的打著密码大家穷生气。

但我总是觉得，有一天我会收到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可能会拍拍两声，说著不。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知道甚么遗言都是骗人的。哪里会有遗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姊比较幸运，她提早结束了她要说的话。

没甚么好说的。她失去了声音以后，可能才发觉没有甚么非说不可的。连打麻将这么重要的吵事，都可以一话不说，一翻牌就胡了。

如果命运无可抗拒，比我们的意志大，比我们的存在大，如果不能战胜命运，最起码的只能是，默默承担。

（我听。在告解室的这一边。）（我听了以后，没有其他的办法，无法解释，无法说。）（我只说，嗯，我知道。哦。我明白。）

我曾经想像蝴蝶飞行的方向，必然美丽多样。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

我想像媚行：你必须关怀软弱受苦的人，你必须相信爱，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时埋藏和盛放的田野。

我曾经无法抗拒伟大而热情的事物：传说中的revolution。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以后，我继续见到他上街**，冲击警*察的***，**和**。他和以前没两样。

我想我也和以前没两样。他离弃我可能是他发现他从前没发现的。又可能是他觉得我已不是那个无法抗拒伟大事物的女子。（微小事情，何等微小安静。）

但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语与历史。

一个人只能够承担一个人。我无法理解而且已经不愿意理解那些必须以言语去解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东帝汶的立国、资本主义到了末期了吗？

来到沉默的黑暗房间，如果我能够理解这个空间。

诚实而勇敢的知道：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的。

那么静。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

《沉默。暗啞。微小。》

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饱受剥削，只不过是因为我每天挤地铁挤到肋骨发痛，而每个月只得到极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当事人的连环夺命急 call 所压逼。就是那么实在。每天都咳嗽是因为空气污染而不是对人类的失望。

打开一本诚实的书，就会头痛而不得不合上。太累了，我实在读不下去。

清醒的时候就想睡。应付著工作千百种的事情的时候，灵魂沉睡并不清醒。

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关上门。我谦卑之极的伏下来。（哦，我知道。噢。我明白。）处境选择了我并且不那么费力的就赢了我。我在处境之中生活无法抗拒。因为无法说话就非常专注。因为黑暗就感觉空间。因为蝴蝶的死亡而有大鸟在飞。

死亡不那么罗曼蒂克，因为已经很接近。

我听。

听到了我姊无声的微笑。你的远离。听到了轻微的达达的打字声（我写）。陌生灵魂悄悄的接近，鬼一样青青黑黑的，在半昧不明之中，一个一个的靠上来，接近生命之微小事物，孤独的必然与绝对。有个女子在游园。梆子隔几个世纪的文明在记忆之中遥伴。「老的老，死的死。」

（细细：如果你还能够诚实而勇敢的生活。）（如果你还在。）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

/黄碧云

3、《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5页

我曾經想像蝴蝶飛行的方向，必然美麗多樣。有陽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
我想像媚行：你必須關懷軟弱受苦的人，你必須相信愛，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時埋藏和盛放的田野。
我曾經無法抗拒偉大而熱情的事物：傳說中的革命。

4、《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70页

“
我有時渴望關上門。但我的辦公室沒有門。
任何人都可以推開大門，沖進來我的辦公桌前。”

5、《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6页

“ 来暑期学习的小男生问我：到底保密的责任有多高？当事人的案件可不可以说？如果我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去问师兄师妹，案情我可不可以说？跟朋友可不可以谈我的工作？我说，这看你对操守的要求有多高。这是个对操守要求很严格的行业。我个人就甚么都不说，所以已经很少见朋友。我每天只有工作，对著都是当事人和他们的案件，我生活里没有其他的内容，但这些甚么都不能说，结果就没甚么好说，到后来下了班就甚么人都不想见，甚么话都不想说。

你看看《事务律师专业守则》第八章：保密。

因为我甚么都没有说，我来到了一个，黑暗房间。 ”

房间里外都装满了痛苦，而没有人给我答案，要不要出去，而我又要怎样出去。

6、《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6页

所以就回到了肉身。我不再相信言語與歷史。

一個人只能夠承擔一個人。我無法理解而且已經不願意理解那些必須以言語去解釋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東帝汶的立國，資本主義到了末期了嗎？

來到沈默的黑暗房間，如果我能夠理解這個空間。
誠實而勇敢地知道：這個房間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別的。

那麼靜。無論我有多大的聰明智慧，我學會溫柔憐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國家的狂歡，與群眾和學生反對資本獨裁國家對小窮國的經濟文化環境侵略，但我從來也永遠不會是那個受苦的、狂歡的、飽受剝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們只不過是因為我假裝及投入的能力愈高。如果我感到痛苦和飽受剝削，只不過因為我每天擠地鐵擠到肋骨發痛，而每個月只得到極為微薄的薪水，每天又受到當事人的連環奪命急call所壓迫。
就是那麼實在。每天都咳嗽是因為空氣污染而不是對人類的失望。
打開一本誠實的書，就會頭痛而不得不合上。太累了，我實在讀不下去。

清醒的時候就想睡。應付著工作千百種的事情的時候，靈魂沈睡並不清醒。

只有以靈魂沉睡的迷糊狀態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這樣。生活那麼大，可以擠掉任何言語。任何任何偉大而虛假的事物。

7、《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2页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什么。你应该多点考虑读者。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什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死不断气的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8、《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16页

但我一無所知。我只是出於本能；一言不發。

《沉默。暗啞。微小。》

或者我之所以為我，只為本能所決定。我只是弄錯了，以為我可以選擇，而且每一個選擇都是一個慎重而憐惜的道德選擇。

選擇知道，發現，承受，然後成了字。

成了字以後才開始思索。到底，為何，究竟，原本，則為你，難道是。

9、《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35页

“

雇主以金钱来换进雇员的时间、技能、知识。他们真贪心还要你们的理想。想听那些‘我热爱工作我什么都不计较’、‘我希望能够服务这间正在发展的公司’。”

10、《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9页

我曾经想像蝴蝶飞行的方向，必然美丽多样。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土地。我想像媚行：你必须关怀软弱受苦的人，你必须相信爱，你要走遍地雷和向日葵同时埋藏和盛放的田野。我曾经无法抗拒伟大而热情的事物：传说中的革命。

11、《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15页

命運的意思是，是處境選擇你而不是其他。

12、《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59页

“

她微微一笑，脸好黄。

你是个好女子，你可以帮助很多其他人，她说。

我苦笑：你说笑。

她也笑：是，我说笑。

真是一个可怜的笑话：‘你是个好女子，你可以帮助很多其它人。’

那不过是个最虚荣的谎言。

我在这个谎言里面生活，还沾沾自喜。”

13、《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2页

她很痛。男子站在病床旁边，按着我姐姐，逗着她说话，不时问她热不热痛不痛，要不要这要不要那。我另一个姐姐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姐姐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

我说，管他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做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什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合也无法再是虚无缥缈的所称之为爱情。他和她只是接近。

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

一次我去看我姐，我姐喜滋滋的跟我写：他送了我一见生日礼物。她满心欢喜的笑着。不是粉色钻戒也不是什么十打玫瑰什么的。我姐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姐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换。那真是个美丽的厕盆，你姐姐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

14、《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61页

“

下班以后蜜雪儿就不肯再上街。太吵太脏人们素质太低。就这样她就失去了她的过往，她的无邪岁月。但不知道谁抛弃谁，什么抛弃了什么。她觉得她还是那个人。人还可以怎样变。她和她五岁的时候，没什么分别。”

15、《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60页

“——香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嫌弃我自己的过往？”

16、《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8页

生命之中總覺得每走一步都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不由自主。如果我從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為我的咒語。

17、《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三章

伤口痊愈以後，她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写。

「我喉头有一个洞。」她写。我偷来作了一首小诗。

因为声音太多
她喉咙就有一个洞
吸菸的时候插著
他们都说很性感

「还有没有抽菸？」我问。
她笑著摇摇头。怎抽？如果她可以说。
她没话。所以就微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多的微笑。

就像回到她的年轻日子。她是个爱笑的女子。

没了声音她还可以打电话。我另一个姊姊打长途电话给她。我说：你怎么接。她有一个扩音器，按著脸颊可以将声音扩大发出。但她不会说话，也不肯去发声会去学。失掉声带的病人有个志愿组织叫做发声会，一个星期两次教病人发声。我姊去了两次就没去。「发声很辛苦。」她写。所以有扩音器都没用，只会发出一些低音哇哇像青蛙一样的怪声。但她一样拿著话筒和我另一个姊姊讲长途电话。那头问，她就拍打电话，是就一下，不是就两下，不知道就三下，电话密码一样拍拍响。

《沉默。暗啞。微小。》

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说我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後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著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做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喜欢吃甚么就吃甚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上？怎碰？
她拍拍台面，表示：碰。吃胡不用说，将牌翻开就胡了。

18、《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页

我停止。其实是不得不停止。
命运的意思是，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

停止之前一定一直以某种方向运动着。无论是怎样的乱，总是以某种碰得头破血流、旋转或蝴蝶飞行的方向运动着。这样我理解希望。希望又时常与年轻有关。

「由此进入了沉默。」她说。我便想像这个沉默空间的进口。
不同的人生命来到了不得不停止的一点，运动的继续运动，以其盲目、无所以、不断重复就以为坚持的方式继续运动，无视那些离开的人：方向那么吵闹，他们无法再听到静默的声音。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自从他进了监狱以后，他就不再听我的电话。
我不介意被离弃。本来不是你离弃人便是人离弃你，不是那么复杂的一回事。眼泪一直流。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的、纵使也是微微放任的，但我又不会骚扰任何人的生活着，没有人要逼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就这样莫名其妙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要么离开。要改变我自己。只有以灵魂沉睡的迷糊状态才可以生活下去。
就这样。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

19、《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07页

我開始緩慢。緩慢並非選擇而是必然。
緩慢的恐怖是：所有過去的事情，無論是多麼普通和微小，都以極其清亮的姿勢，呈現自己。「當我知道原來這麼一件事情是那麼重要。」「但無論我如何的慎重與憐惜，所有破壞與毀謝都無法回復原來的面貌。」

20、《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6页

“打開一本誠實的書，就會頭痛而不得不合上了。太累了，我實在讀不下去。
清醒的時候就想睡。應付著工作千百種的事情的時候，靈魂沉睡並不清醒。

只有以靈魂沉睡的迷糊狀態才可以生活下去。”

21、《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3页

《沉默。暗啞。微小。》

说开始像写。不那么容易。

我开始奇怪声音。为甚么那么容易有那么多话。为甚么谈话都可以变成表演（那么粗劣随便）跟美国人一样做那些叫做「脱口秀」（那个很多人都喜欢的汉堡包国家）。

当所有人都争著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22、《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页

到後來就一直沒有收到你的電郵。你最後不得不破壞你的承諾。

你說：永遠都會回電郵。好像說：永遠有話。

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妳永不願意承擔沉默。

到後來沉默的重擔還是給了你。沉默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想我應該很快樂。那個晚上我快樂得睡不著覺。

23、《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50页

"无论我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我学会温柔怜惜，我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分享新生国家的狂欢，与群众和学生反对资本独裁国家对小穷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侵略，但我从来也永远不会是那个受苦的、狂欢的、饱受剥削的人。我愈相信我接近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我假装及投入的能力愈高。"

24、《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2页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甚么。你应该多点考虑读者。

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甚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死不断气的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哦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这样走过来，像它就应该这样被走过来一样。

25、《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19页

"如果我從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為我的咒詛。"

自由即刑役

26、《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二章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甚么。你应该多点考虑读者。

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甚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死不断气的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眼泪一直流。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的、纵使也是微微放任的，

《沉默。暗啞。微小。》

但我又不会骚扰任何人的生活著，没有人要逼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就这样莫名其妙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要么离开。要么改变我自己。

27、《沉默。暗啞。微小。》的笔记-第205页

【咖啡】

P. 205

在你伸手去拿咖啡杯，你用你的左手去拿咖啡杯，右手拿藥丸，你身子微微向前傾側，你和你的咖啡杯之間有極為短暫的距離，短暫至如果說你還未拿咖啡和你拿著咖啡時間，你和你已經不一樣，你一定說，你弄錯了，你誤會了，怎可能我和我之間有這樣的距離

P. 216

像塵埃開始在頭髮上。你伸手去咖啡，亞洲和大洋洲之間有一條微小裂痕。
你拿咖啡，送到嘴邊，喝。亞洲和大洋洲，有一條肉眼可見，但一腳可以踏過的距離。
「那些經歷文革的人很容易暴露他們的獸性」令你吞下了頭痛藥丸，你放下咖啡杯。你和你的咖啡之間，由亞洲與大洋洲的距離；有廣場，有時間，有歷史。

P. 219

不過是你和你的咖啡之間的短暫片刻，有頭痛藥丸，有靜默，有言語，那麼輕微的，喝了咖啡和還未喝咖啡的同一個早晨，你人還是那一個人，不能說你經歷任何命運的轉折；你就這樣，一模一樣的完成了你的背叛和出賣。

P. 223

當你明白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在你生命裡面的重要性；你必須審視你生命作為一個整體；當你和你的生命有這樣一種思索的距離，那距離是那麼小，不過是你和你咖啡時間，或者她打開了車門，跨進去，如下一個紅綠燈口；我一個字和另一個字，斷斷續續：「你永遠無法完成你自己的安魂曲」；但當你明白的時候，這件事情已經與你。完。全。無。關。了，我們生命的性質，為這樣微小的姿勢決定，而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一動也不動；所以我寫的時候，時常為這種徹骨的悲哀所侵蝕。這種悲哀，不但侵蝕我所有的，靈魂，一提，氣息，安靜與忘懷；也就是我的安魂曲；也同樣侵蝕所有接近我的人

《沉默。暗哑。微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